

水塔的故事

□ 梁桐纲

水塔，曾是工业与城市居民区用于储水和配水比较常见而又特殊的构筑物，随着供水技术革新，如今已不多见。然而，在内蒙古集宁南站的一侧，至今仍挺立着一座已经堪称文物级的高高的水塔，经年累月，像一个穿着盔甲的战士，守护着这座英雄的北疆边陲，眺望着周围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我第一次见到这座水塔，是在1974年12月25日的夜晚。那晚九点多钟，一趟载着从石家庄南站上车的入伍新兵的军列，在蒸汽机车“扑哧扑哧”的喘息声中，缓缓地驶入集宁南站。接兵干部命令我们各自背起背包，准备下车。我整好行装，站立到列车的玻璃窗旁，在车站昏黄的灯光下，看到一个个电线杆子慢慢闪过，此时一座高高的水塔映入眼帘，顿觉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似乎由此感到了，我们要守卫的这座城市脉动和血液的流淌，这也成了我对这座水塔的第一印象。

那天夜里，我们列队徒步走向距离水塔六七公里远的电瓷厂新兵训练营地。三个月的训练结

束，举行完授予领章、帽徽仪式，已经成为正式革命军人的新兵们，纷纷要去城里照张佩戴红五星、红领章的相片，以便寄给家中惦记的父母亲人。战士们几天里分批次列队走小道、穿山林、跨小溪奔向城里，集宁南站那座高耸立的水塔，便又成了初来乍到新兵们的地理位置坐标。此时，战士们对这座水塔的认知，仍是简单而朴素的。直到我们分到老连队，在紧张的战备施工运输中，我们对它才有了感情的第一次升华。那是1975年的初春时节，我们连队奉命为坑道施工连队制作坑道上方木制弧形预制品。预制件的制作需要大量的木材，当时我们班负责从集宁南站东北方向的木材货场，装车和运输东北圆松木。那时我们作战部队没有装卸木材的机械设备，几个十八九岁的年轻战士在老兵的带领下，想出了很多装卸车的巧办法。几百斤重的粗原木，战士们先是设法将其竖起来，然后原木左右站人，慢慢让木材倾斜后，我们半蹲着往肩上一扛，挺起腰板喊着号子就装上了解放卡车。战士们每天乘车来回在朝阳路水塔的西面经过，听着干部们给我们讲这座

水塔在集宁战役中的民间传奇故事，看着水塔不远处的西南方老百姓公司原址大楼墙上当年激战的累累弹孔，总是让身为军人新一辈的我们灵魂深处生发出一种壮怀激烈的感觉。

真正了解有关那座水塔在1946年9月集宁第二次战役中的完整而动人的故事，是四十多年后我重返这座城市的事情了。那天，在参观《集宁战役纪念馆》时，我见到了展板上熟悉的水塔照片，看完图片和解说词后，对作为集宁战役遗址之一的水塔更加肃然起敬。在购物处购得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集宁战役》一书，进一步了解了当年发生在水塔上下的战斗故事。几十年的注目，几十年的过往，几十年的念想，使我对书中讲述的故事铭刻于心。2022年7月，战友聂喜云带孙子重返老部队驻地集宁，我们住在集宁南站斜对过的一家宾馆，透过房间的窗户，那座巨人般的水塔就屹立在我们的近前。我指着水塔间已是小学生的孩子：“你想知道那座水塔的故事吗？”孩子扑闪着一双大眼睛说：“一个水塔还有故事？”“有呀，而且是打仗的故事。”“爷爷，我听我听。”孩子会说话的眼睛望着

我，显露出一种渴求的表情。我为他讲述了我所了解的1946年9月13日晚上发生的故事。第二次集宁战役结束，在我军撤离过程中，为掩护桥东部队机关人员安全撤退，一个机枪班在制高点车站水塔上坚持战斗，居高临下控制着西、南两面，使敌人未能越过铁道。我给孩子讲：“铁道以东，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吗？爷爷，那你接着讲呀！”孩子入神地听着。我继续讲到，水塔上的机枪班后来被掩护撤离后，有一位战士没能及时下来，仍坚持战斗在塔顶，最后弹尽负伤，被攀上的敌人从水塔顶上扔了下来，壮烈牺牲！他是我们的人民英雄呀，我们要记住他们。我看到孩子点着头，眼睛盯着水塔似是陷入了沉思，我也陷入了沉思……

好一个水塔，既勾起我青年华的回忆，又使我能把在水塔发生的革命故事讲给晚辈来听，激励孩子茁壮成长，令我不禁开怀。一个普通的水塔，因了她的存在，使我们感到亲切；因了她的故事，使我们了解了那段红色的历史。我想，这确实值得回味的。

(作者单位：河北公安文联)

□ 邓亮

网上流行一句话，叫“我在人间收集夕阳”。我确实是这样的收集者，只要看见夕阳的美景，我就忍不住拿手机赶紧抓拍几张，将这样的照片收藏到相册里，制成视频合集，时不时拿出来欣赏，感叹大自然的美景，真是让人陶醉。

夕阳很美，在于它富有强烈的反差，它在即将进入黑暗前，尽情释放自己的情绪，宛如一片燃烧的纸焰，将天空的西部染得一片绚烂，让疲惫一天的人们沉迷于此。

我喜欢在开车的时候看见夕阳，尤其是一西路行，要是两侧还有空旷的草地，则风景更是绝美。远处不规则的红，配上路边富有生机的绿色，笔直的道路传来呼呼的风声，音响里回荡着或是舒缓，或是轻柔的音乐，那一刻好像和自然融为一体，时间凝固在油画里。

这样的自然风光少见，毕竟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要生活在城市之中，不过即使这样，夕阳也绝对是一天当中的浓墨重彩。其实晨曦也是绝美的，只是除却冬日，朝阳升起我们行色匆匆，自然无暇观看，而夕阳却是我们可以“捕捉”的精灵。

当你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路，或在拥挤的公交、地铁，或在车水马龙的车间徐徐前进，一份烦闷袭来，你正感觉烦恼弥漫全身，一转头瞥见远处的夕阳，“嘿，真美。”你忍不住赞叹，你惊讶于路边竟有这样的美景，让你一瞬间褪去了所有烦恼，一下子拉回自然之中，那些高楼大厦和熙熙攘攘都不能阻却天边的美景，你的心境变得如此放松，刚刚的烦闷一扫而空。

夕阳下的我们

夕阳是美的，她美得绚烂多彩，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此倾倒，不惜浓墨重彩描绘她的美丽和惊艳。毕竟同一片夕阳，在不同人的眼中是不同的心境，但谁都不能否认她的美。即使穿越千年，篆刻在天边的夕阳始终存在，始终以自己的视角向人间昭示着美丽。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也许我们越来越无暇顾及风景，自己的全部时间已被调频，但是我们更应该始终保有一份宁静致远，就如同挂在天边的夕阳一般，恬静地守护着家园，审视着沧海桑田的变化。

生命是场归途，我们要学会欣赏沿路的风景，学会调节不同状态和不同风景下的自己，让自己的快节奏慢下来。设想一下，夕阳西下，一家端坐在阳台前，就那么默默地看着外面的光亮一点点褪去，家里的灯开始照亮，远处的万家灯火像星星之火一样点开，闻着传来饭菜的香味，这一切是多么让人欣喜，夕阳真美！

(作者单位：唐山市公安局开平分局)

惬意山居

□ 王南海

深秋，小居山间，别有一番情致。山间的小屋，开门可见山，远山层叠，高低起伏，如一轴清淡的山水国画。院子里种满了白菜、菠菜，还有一簇簇金黄的菊花，可以感受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

山间小居，没有满满的日程，却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温暖和煦的秋阳。阳光晒在身上，暖暖的。突然想，如果被子晒晒，会不会很舒服。平日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有多久没有晒过被子了？说干就干，在院子里拴根麻绳，把被子抱出来，晒在绳子上，拍拍打打间，蓝花的被子也舒服地享受着秋天的阳光。

当你环顾院子，享受秋阳的可不单单是被子。你看那些红色的辣椒，舒服地躺在竹筐里，刚刨出来的花生散落在院子的墙角处。一个个憨态可掬的南瓜被摆放着，也舒服地晒着太阳。还有金色的玉米，也在阳光下，暖洋洋的。

我坐在丝瓜架下，深秋时节，丝瓜已经开始衰败，偶尔还有几个长不大的小丝瓜，还在努力地探着头。几只又粗又长的“丝瓜王”，好奇地从丝瓜架上探出头来，皮色已经开始泛黄。那丝瓜瓢是可以用来洗碗的。

我沐浴在暖阳中，远山层叠，近处的树依然郁郁葱葱，几只喜鹊叽叽喳喳地飞过，村落里到处是一片静谧、美好。此时，最幸福的就是安安静静地喝一杯普洱茶，茶香四溢，岁月静好，人安静得仿佛可以感受得到自己的一呼一息，山间小居，把人的心也放空了。

山间小居，最美的是月夜。著名散文《雅舍》中写道：“‘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我也喜欢在月满时分，坐在山里的屋顶，看着月光从大树的枝梢上缓缓升起，月光清朗朗地从树间倾泻而下，地上光影斑斓，月光柔美，自然万物都沐浴着自然天光，宁静、唯美。此时，我最喜欢仰望星空，浩瀚的天空，似乎可以承载我们所有的梦想。此时，一切都静谧下来，人可以安静得听到心灵的声音。

深秋时分，在这样的月光下，静静地听秋虫低吟。它们都藏在我看不见的草丛里，却把各种各样的声音散发出来，高声、低声，长声、短声，都汇集在一起，宛若对自然天籁的赞歌。此时，我会迷醉在这一片虫鸣中，仿佛自己的心灵也附和着，在放声歌唱。

山间小居，我们也去山里闲逛。山野深处，不仅有百年的柿子树，一到秋天就挂满如红灯笼般的大柿子。更有山泉、小溪，叮咚咚响。顺着溪流而上，竟然还有一个小小的村落，传统的上马石、拴马桩，房屋雕梁画栋。房屋的墙壁都极厚，当地人热情地邀请我们屋里坐，在这里，竟然还有可以出口成章的文人雅士，让人不禁刮目相看。我们还淘气地向土地“讨美食”，柿子、酸枣、花生，到处都可以吃到最新鲜的美味。

山间小居，融入自然本身就是一幅最美的画卷。而人们眷恋着土地，因为土地可以孕育瓜果和希望。山间小居，平淡几日，不思过去，不虑未来，活在当下，享受着宁静、怡然的生活……

(作者单位：石家庄公安局桥西分局)



亭山醉意

郝贵君 作

(作者单位：涿鹿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 黄涛

每次回老家的时候，看到田间地头长满了肥壮的芝麻叶，我的眼前总能浮现出母亲摘芝麻叶时忙碌的身影、煮芝麻叶时的深夜炉火、卖芝麻叶时的一路小跑……

母亲五岁那年，外公得了急病去世，第二年，外婆也在悲泣中撒手而去，撇下了当时六岁的母亲和四岁的舅舅，年幼的母亲和舅舅被外公的大哥所收养。到了上学的年龄，同村的小伙伴都蹦着跳着去上学了，因为生活的窘迫，母亲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孩子念书识字。白天，她忍不住停下脚，听一听伙伴们都念着的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后来母亲回忆说，那天晚上，她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见自己也背着书包在班里读那诗，如饥似渴地念书识字。梦醒后，她哭湿了枕头。

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她发誓，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自己的孩子念书。母亲生了我们七个孩子，当时，因为孩子多，劳动力少，粮食都不够吃，哪里还有多余的钱上学去呢。

我的老家河南省确山县是芝麻的主产区，无论是贫瘠的坡地，还是平原的肥地，只要撒些芝麻，及时锄草，芝麻就会长得肥肥壮壮，收获了芝麻，榨出香油，香味浓郁，做饭、炒菜、煮面条滴几滴香油，即刻香气四溢，清香爽口，食欲大增。因此，芝麻这种作物，对村民来说就是上天的恩赐。于是，田间地头，种了成片成片的芝麻，到了春夏及初秋，那油绿绿的叶子散发出浓浓的芝麻香。从碧绿的芝麻地里，把鲜嫩的叶子间隔着从杆上摘下来，去掉硬梗，在大铁锅里熬熟了，捞出锅，用手团成团，把干净的笼布铺在竹筐里，在上面整齐地摆好，再用笼布盖好，拿到县城去卖。这香气浓浓的芝麻叶，不仅味道清

香，而且韧劲耐嚼，滋补肝肾，营养丰富，深受城里人欢迎。卖芝麻叶换来的钱，就可以接济学杂费和书本费了，母亲利用点滴时间，有空就到芝麻地里，采摘芝麻叶。这样，我们七个孩子便都能上学了。

每到晚上，母亲做完饭，收拾碗盆，做完缝缝补补的针线活，孩子们已经东倒西歪地躺在床上睡着了。等她把孩子们都安顿好，把嗷嗷叫的猪喂饱，把院子里的农具收拾完之后，已经是夜半时分，母亲把白天摘好的芝麻叶，一筐一筐地倒进烧开水的锅里，开始煮芝麻叶了。那热气腾腾的蒸汽把母亲的脸熏得通红通红，把她的头发熏得湿漉漉的。母亲把芝麻叶煮好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此刻母亲才能躺下休息……但是，当鸡叫三遍时，她又习惯性地硬撑着爬起来，因为那些芝麻叶还等着自己去卖。县城离我们村有八里多地，母亲急匆匆卖光后，还要一

芝麻叶

□ 宋雁龄

我家不远处有一个临街的菜市场，说是菜市场，也不过是并排的几家店铺而已。我经常去的一家是夫妻店，夫妻俩老实憨厚，永远站在窗口的位置忙碌着。我每次从那里经过，隔着老远，就听见女人冲我喊：“小妹，今天的西红柿和黄瓜不错，要不要姐帮你留几斤？”说起来，我和她的熟络则是因倭瓜而起。

一日晚饭后，我开车去单位加班，突然发现忘记带手机，就地掉头。在倒车的时候，一阵疾呼传来，“快停下！快停下！轧着我的瓜了！”咔嚓！听见一声响，我急忙狠狠踩了一脚刹车。借着微弱的灯光，只见地上滚着几个倭瓜，其中一个已经被轧得四分五裂，瓜瓢都出来了。

“上午出早市卖剩下一些菜，我寻思瓜挺沉的，卖完再回家。哎，可惜了，这可是纯天然没有打农药的倭瓜，又面又甜。”女人个子不高，捡起紧挨着车轮的一个瓜，拿袖子蹭了蹭上面的土，自言自语。我弯腰捡起脚边的瓜，圆圆

的，隔着裂缝，隐约能看到黄色的瓜瓢。我不好意思地问她：“大姐，多少钱啊，我都买了。”女人有些扭捏：“这都轧坏了，哪好意思还给你要价，不要钱了，你都拿去吧。”我执意塞给她五元钱，最终将两个墨绿色带黄白色条纹的倭瓜带回了家。

我不喜欢吃倭瓜，女人教我怎么做小螃蟹炖倭瓜，我也是兴趣寥寥，倒是先生看见我抱回两个倭瓜，很是高兴。第二天，他果然买来几只花盖蟹，与切成块的瓜炖在一起，片刻过后，螃蟹的鲜香与倭瓜的甜美让我和女儿拿起勺子再也放不下来。小时候，我可没少吃倭瓜。我记得除了种庄稼的田地之外，每家每户都有一畦专门种菜的菜地，在距离村庄最近的田里。春天的菜园子看似相同，种的蔬菜可不尽相同，唯一都种的就是倭瓜。惊蛰前后，人们拿出前一年冬天存下的最好吃的倭瓜籽，撒到松软的土里，浇水施肥。到了夏天，藤蔓匍匐在地上，喇叭一样的黄色花朵在卵形的叶子下时隐时现。这时，妈妈会到地里挖

尖，掐下的倭瓜花就成为一道菜出现在餐桌上。剩下的花朵，授粉后结出果实，由小变大，浅绿变墨绿，不断生长变粗，成为头大尾巴细，像榔头一样的瓜。

妈妈极爱吃倭瓜，常用它煮小米汤、做玉米面粥。每次都是一边吃，一边喂妹妹，还转过头和爹讨论一下，这个瓜是不是比上一个瓜好吃，能不能成为来年的种子。对于我和弟弟来说，用倭瓜做的玉米面粥，我俩实在是爱不释手，感觉难以咽。于是，我俩悄悄从桌上抓起馒头狠狠咬几口，鼓着圆圆的腮帮子，背起书包就往学校跑，逃避喝倭瓜玉米面粥。

后来我结婚了，我婆婆也不爱吃倭瓜。不过，她是一个热爱土地的人，老家的院子只要有土的地方，就有她的种植。倭瓜是蔓生草本植物，有健脾和胃、促进新陈代谢的功效，且生命力极强，有点阳光和水就可以自由生长。于是，墙根就成了婆婆种植倭瓜的固定处所。我未见过婆婆种植倭瓜的全过程，然而却目睹多次倭瓜的丰收。婆婆种的倭瓜明显比妈妈种的种类多、花样

倭瓜

全的。圆的、弯曲的，墨绿色带白条的，甚至还有黄白色夹杂着白霜的。大小、颜色各不相同，甚至还冒出几个金黄色的瓜，婆婆把这些瓜全部装进编织袋送到我家。

我一边抱怨着婆婆送来的倭瓜多，一边给女儿做着小螃蟹炖倭瓜，女儿喜爱得不得了。而我，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渐渐开始怀念起小时候的味道，想念小时候被我嫌弃的玉米面粥。于是，用倭瓜熬制的玉米面粥频繁地出现在我家的餐桌上。直到后来，婆婆送过来的倭瓜竟然还有些不够吃了。前几天，妈妈打来视频电话，说小姨在家门口种的一畦棒子丰收了，磨了些玉米面，她和我爹觉得挺好喝，要给我寄一些。“你小姨说，这次在一家新开的磨坊里磨的，面很细，熬粥挺好喝，只是倭瓜买不到特别好吃的。”听着母亲的话，看着家中所剩无几的倭瓜，我忽然想起来菜市场里女人卖的倭瓜，我和母亲说：“明天就买一些，给你们寄去。”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